山庫全幸

史部

宋哲宗元祐三年六月戊戌詔黃河未復改道終為河北 患王孝先等議已當與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工料向去決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鰛卷十三 河水

というきんよう

行水金鑑

天下大勢惟人君所向羣

下競趨如川流山擁小失其道

要回復故道三省樞密院速與商議施行右相范終仁言

多分四月年 與工未晚 然之論但僥倖萬一以難成功又預求免責若遂聽之將有 北流逐斷何惜勞民費財成經久之利令孝先等自未有必 妄測聖意輕舉大役尚書王存等亦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 天下先矣乞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却且進入免布合之臣 一言一力 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謹令聖意已有所向而為 安壽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為契丹之利汽純仁王存 庚子三省樞密院奏事延和殿文彦博吕大防

者結罪任責臣等本謂建議之人思慮有所未逮故乞 奏昨親聞德音更令熟議然累日猶有未同或今建議 次足四車全點 差官覆按若但使之結罪彼所見不過如此後或誤事 事者以為不取恐失機會遂與靈武之師也存宗愈亦 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項西夏本不為邊患而好 胡宗愈則以虛費勞民為憂太后曰且熟議明日純仁 加罪何益臣非不知河决北流為患非一淤沿邊塘泊 又畫四不可之說且曰北流數年未為大患而議者恐 行水金鑑

塘泊以南别求可以疏導歸海去處不必專主孫村此 斷御河漕運失中國之險遏西山之流若能全回大 溢修塞令入河身不聞幹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於是 亦三省共售商量望賜詳酌存又奏自古惟有導河并 物料接續與役如不可為則令沿海踏行自恩魏以 於今日故欲選近臣按視若孝先之說決可成則積聚 使由孫村故道豈非上下通願但恐不能成功為患甚 河導河者順水勢自高導令就下塞河者為河隄決

急則通流緩則於凝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 大尺有限不獨不能 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光黄河之性 歲開河分水之策令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 成之功吏民竊歎今回河大議雖寢然聞議者固執來 聚梢椿等物三十餘萬方河朔災傷困弊而與必不 行之理縱使两河並行未免各立限防其費又倍矣今 疏轍大器言黄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 **厅火金** 可

收

回戊成部書户部侍郎蘇轍中書舍人曾肇各三上

説 欽定四庫全書 建議者其說有三臣請折之一曰御河堙滅失饋運之 利昔大河在東御 河之所行利害相半盖水來雖有敗田破稅之害其去 而東行則 便商贾通行自河西流御河堙滅失此大利天實使然 亦 有於厚宿麥之利况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 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自北京以南 不足聽也二曰思冀以北漲水為害公私損耗臣 御 河埋滅己一二百里何由復見此御 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 卷イニイ 河之

舟為深便於南牧臣聞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 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契丹界中 丹界入海邊防失備按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契 丹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為塘水以捍契丹之衝今 河 全復此漲水之說不足聽也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 一地形北高河無北從之道而海口深沒勢無徒移 既 防之說不足聽也臣又 西則西山一帶契丹可行之地無幾邊防之利 -- --**亍水金**豐 聞謝 卿 材 到闕昌言黄河 9 自 此

勘朝廷若以 附 勿 未敢保其不觀望風旨也願亟回收買梢草指揮來歲 人重畫回河之計盖由元老大臣重於改過故假契 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而使王孝先前瑾張景先 小吳決口乗高注北水勢奔決上流限防無復決怒之 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雖已遣百禄等出按利害然 談國計肇之言曰數年以來 河北京東淮南災傷 開河役兵使百禄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不至 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 阿 丹 Ξ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三

置官設屬使之講議既開擬井筒折量地形水面尺寸 草先具将安施平會百禄等行視東西二河亦以為東 欠三つうことらう 欲 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即奏曰往者王令圖張問 淮南民力果何以堪民力未堪則雖有回河之策及梢 河亦須調發丁夫本路不足則及鄰路鄰路不足則 殍瘡疾若來年雖未大與 河役止令修治舊限開減水 今歲河北並邊稍熟而近南州軍皆旱京東西淮南饑 開引水簽河導水入孫村口還複故道議者疑焉故 行水金號

高下顧臨王孝先張景先唐義問陳祐之皆謂故道 復而孝先獨叛其説初乞先開減水河俟行流通快新 金牙四月子言 先前瑾等知合用物料五千餘萬未有指擬見買數計 是又不蘇新河勢緩矣回河事大寧容異同如此盖孝 河勢緩人工物料豐備徐議閉塞北流已而召赴都堂 則又請以二年為期及朝廷詰其成功遽云來年取 經歲未及毫釐度事理終不可為故為大言又云若失 (孫村口若河流順快工料有備便可閉塞回復故道

等竊謂河流轉徒過其常事水性就下固無一定若假 此時或河勢移背豈獨不可減水即永無回河之理臣

旦流勢改變審議事理聽為二渠分派行流均減派水 以五年休養數路民刀沿河積材漸濟故道蓋舊限 之害則勞費不大功力易施安得謂之一失此時永無 回 河之理来史 <u>]v]</u>

朱哲宗元祐四年正月癸未百禄等使回入對復言修

火已日年 白 水河役過兵夫六萬三千餘人計五百三十萬工費 行水金鑑

無 錢粮三十九萬二千九百餘貫石匹两收買物料錢七 金月以左右三十 使臣軍大將凡一百一十餘員請給不與為願罷有害 塘樂兼濁水入界河向去淺凝則 十五萬三百餘縣用過物料二百九十餘萬條束官員 為中國之要險自大吳決後由界河入海不惟於壞 部罷回河及修減水河四月戊午尚書省言大河東 利之役那移工料繕築西限以護南決口未報已亥 北界入海則中國全失險阻之限不可不為深處記 卷十 河必北流岩河尾直

欠己日臣 公告 成空而稍 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則自 獨 豐四年 湯 范百禄趙君錫條畫以聞百禄等言臣等昨按行黃河 至海口鋪塔地分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已前 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海口熟觀河流形勢并緣界 河行流之後今間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 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 河出大吳一向就 深與前漢書大司馬史張戎之論正合自 14 行水金鑑 下衝入界河行流勢如傾建 一大五尺下至一大 刮 除 自 深 河

金片四月百十 空趨海之勢甚迅錐遇元豐七年八年元祐泛張非 起首以此動煩聖聽殊不思大異初決水未有歸猶不 寒 塘 經令八年不捨晝夜節刷界河兩岸日漸開闊連底成 四十二年追無邊警亦無人言以為深憂自回河之議 河流深快之驗也塘深有限遼之名無樂遼之實今之 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之害此乃下流歸納 永堅尤為坦途如滄州等處商胡之決即已凝於 水又異昔時浅足以寒裳而涉深足以維舟而濟 卷十 冬 ...

欠己の東自島 北去今入海湍迅界河益深尚復何慮即今有此則 稍 闊 衝 河安流合於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畍河向去只有 國據上游契丹豈不慮垂流擾之乎自古朝那蕭屬雲 北界中國亦無全失險阻之理且河遇平壤難慢行 三豈塘樂界河之足限哉臣等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 運則泥沙留於岩趨深走下湍激奔騰惟有刮除 胡方定襄馬門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間南北往來之 加口 以朝 少海潮往來宣爲必無浅澱河尾安得直 行水金鰛 注 深

危急的撥提舉修河司物料百萬與之甲午都水監言 由於積不至上煩聖應七月己已朔其州南宮等五婦 決南宮下婦去三年決上婦今四年決宗城中婦豈謂 官相度非一終未有定論以為北流無患則前二年河 要是大河千里未見歸納經久之計所以昨相度第三 以為卧西則其州信都恩州清河武邑或決皆在東岸 北流可保無虞以為大河卧東則南宮宗城皆在西岸 河為中國患久矣自小吳決後汎濫未著河槽前後遣

金牙四尾石量

卷十三

欠三口戶八六 奪故為二股之策今相視新開第一口水勢湍猛發泄 為之勢必欲經久遂作二股仍較今所修利害孰為輕 第四鋪分決派水少舒目前之急繼又宗城決溢向 秋之交暑雨頻併河流暴漲出岸由孫村東行盖每歲 重有司具析保明以聞八月丁未翰林學士蘇轍言夏 包蓄不定雖欲不為東流之計不可得也河勢未可全 不及己不候工畢更撥沙河隄第二口泄減漲水因 股分行以舒下流之患雖未保冬夏常流己見有可 P 行水金鑑 而

者 金牙四屋在重 河 大約入地二丈以來今所報 臣 回 西 自雖三尺童子知其難矣然朝廷遂為之遣都水使 孫村不過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派水而奪入地二丈 事而李偉與河埽使臣因此張皇以分水為名欲發 與兵功問河道進錫牙欲約之使東方河水甚派 河之議都水監從而和之河事一與求無不可况 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過之東行實同兒戲臣願急命 以其符合己說而樂聞乎臣聞 A. 漲水出岸由新 河道西行孫村 開口地東 側 左 大

とこうえ シャラ 肯奏知耳是時異安持與李偉力主東流而謝 **革免其決温而已至於開河進約等事一切母得與** 事堂會議大臣不以為然癸丑三省樞密院言繼日霖 俟河勢稍定然後議不過一月 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 故道以爲北京朝夕之憂故道限防壞決者第略加 近歲河流稍行地中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編台赴 有司徐觀水勢所向依累年張水舊例因其東溢引 無移理兼聞孫村出岸派水令已斷流河上官吏未 行水金鑑 卿材 修 政

通 故道矣乙丑李偉言已開撥北京南沙河直隄第三鋪 雨 流修全鋸牙當進選增進一場而取一婦之利比至來 月興工至十月寒凍時可畢因引導河勢豈止為二股 見今已為二股約奪大河三分以來若得夫二萬於九 開海因昨來一決之後東流自是順快這刷漸成港道 放水入孫村口故道通行又言大河已分流即更不須 行而已亦将遂為回奪大河之計令來既因辦抄 河上之役恐煩聖慮太后曰訪之外議河水已東復 卷十三

分丘四庫全書

久三日日白 宋哲宗元祐五年正月丁亥梁壽言朝廷治河東流北 半天下之力專事東流而不加一夫一草於北流之上 議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置修河司從之宋 流本無一偏之私今東流未成邊北州縣未至受患其 役可緩北流方悍邊西州縣日夕可憂其備宜急令傾 流乃為上策若不明部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遷延 年春夏之交遂可全復故道朝廷今日當極力必閉北 渠是年夏秋霖雨河流泛派东史五 -行水金鑑

責水官修治北流婦岸使二方均被惻隱之恩二月已 金只四屋台書 未得雨外路旱獎閱遠宜權罷修河戊申蘇轍言臣去 得不誤國計乎去年屢決之害全由隄防無備臣願 年使契丹過河北見州縣官吏訪以河事皆相視不敢 亥詺開修減水河辛丑乃詔三省樞密院去冬愆雪今 舞惟減水河役遷延不止耗盡之事十存四五民間竊 言近有朝古罷回河大役命下之日北京之人雕呼鼓 正言及今年正月還自契丹所過吏民方舉手相慶皆 嚴

次定少事全書 ~ 曲 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語激切中外聞者 或至泣下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平由此觀之則是大臣 民方憂早間命踊躍實荷聖恩然臣竊詳聖旨上合天 議意大臣業已為此勢難遠回既為聖鑒所臨要當施 所欲雖害物而必行陛下所為雖利民而不聽至於委 選盡罷今月六日果蒙聖旨以旱災為名權罷修黃河 候今秋取旨大臣覆奏盡罷黃河東北流及諸河工役 回避巧為之說僅乃得行君權已奪國勢倒植臣所 行水金鐵

後 **欺罔之罪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獨河** 謂君臣之間逆順之際大為不便者此事是也黃河 自り口 漸去矣八月甲辰提舉東流故道李偉言大河自五月 事就緒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虚訴欺朝廷弊事庶幾 不可復回則先罷修河司只令河北轉運司盡將 第四鋪并清豐口一併東流故道河槽深三大至 日益暴漲始由北京南沙院第七鋪決口水出於第 功修貼北流限岸罷吳安持李偉都水監差遣正其 たと言葉 卷十三 道

岩不罷李偉岩不去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 淤 殿望下所屬官司經畫沙限等口分水利害免淤故 たこりき ハトラ 宋哲宗元祐六年四月庚子敕竄責李偉渠志 堯俞 得安居乞速罷修河司及檢舉張之河 道上誤國事記吳安持與本路監司北外丞司及李偉 大以上比去年尤為深快頗減北流構溢之患然今己 按視具合措置事連書以聞九月中及蘇轍言修河司 秋深水當減落若不少加措置應致斷絕即東流遂成 行水金鑑

堯俞言河事雖不可億度然比遣使按之皆言非便而 金好四月全書 宋哲宗元祐七年三月以吏部即中趙稱權河北轉運 進吏部尚書兼侍讀兵史傅 偉又緣悠不肯任青豈可以遽與大役朝廷遂置偉議 為吏部侍郎水官李偉議大河可從孫村導之還故道 所謂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勢導而分之今乃横截河流 使偁素與安持等議不協當上河議其略曰自頃有司 回河幾三年功費騷動半天下復為分水又四年矣故 卷十三

たれの申いたう 復修宗城棄限閉宗城口廢上下約開嚴村河開使 運 流湍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費以治一河一二年可 運 置婦約以扼之開婚河門徒為淵潭其狀可見况故道 就緒而河患庶幾息矣願以 之亦信矣患有司不自信耳臣謂當繕大河北流兩限 '順地勢有高下非朝廷可得而見職在有司朝廷 里其間又有高處故累歲漲落軸復自斷夫河流有 而總以工部罷外丞司使措置歸一 行水金鑑 河事并都水條例一付 則職事可舉 十四 轉 河 任

於 流. <u> 1</u>t. 弊事可去四月記 金与四月百十 余 持等主北流者歐恐病大流者與北流嘉裕河流流引,北流嘉裕河流流到北流海景龍两次北北流嘉裕河流派到北京景景。今水河北京大河渠志。今水河北京大河渠志。今水河北京大河渠市 京西轉運使副判官府界提點分認界至內 北斷持思北胡宗史 流絕等東流構景河 矣河主至嘉雕德渠 竟 南北 歐陽修蘇轍等盈度聚訟追後東流為是謂東流主東流者送為二股自親所,河自親至恩冀乾寧入海是謂決橫隴為大河之經流慶歷又決海是謂決橫隴為大河之經流慶歷又決為是謂決橫院為大河之經流慶歷又決為過水學云禹河從勃褐入海此故道也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監承李偉再任北外都水公事十月辛酉以大河東 外两 卷十三 丞司管下河場今後令河 河北 流安魏謂高也 任 東 仍

臣竊 官之意欲以軟堰為名實作硬堰陰為回河之計耳 都 廷既已覺其意則軟堰之請不宜復從趙偁亦上議 流 月 宋哲宗元祐八年二月乙卯三省奉旨北流軟堰並依 7. JO 101 /14 J 河流斷絕故軟堰可為今北流是大河正溜比之東 **北流利害甚明盖東流本人力所開闊止百餘步冬** 水监所奏門下侍郎蘇轍奏臣當以謂軟堰不可施 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軟堰何由能立盖水 謂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忘 行水金鑑 十五

害不去上感朝聽下滋民患横役枉費殆無窮已臣 金兵四周全書 流伏槽之水易為力而不知關村方漲之勢未可併 其患則為利未能去則為害令不謀此而議欲專閉 痛之所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 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去 入東流也夫欲合河以為利而不恤上 微俸盜功或取此捨彼壽張昧理遂使大利不 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後日既塞之患止知 下獲潰之害是 明大 . tの

德清 禦 監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緣使事至河北自澶州 俟 其咎乃引分水為說姑為軟堰 てこう言 皆見近忘遠徼倖盗功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而不 北流因於遂斷河水四出壞東郡浮梁十二月丙寅 "進梁村上下約東狹河門既涉漲水遂壅而潰南 漲 則又為決堰之 水伏槽觀大 西次内黄東於梁村北 シュナニー 計臣恐枉有工費而以河為戲也請 河之勢以治東流北流五月水官卒 行水金雞 出 知河衝之不可以軟 闞村宗城決口復行 堰

包 流 兼領都水即建言近準朝旨已堰斷魏店刺子向下北 京渡孫村口見水趣東者河甚闊而深又自北京往名 已意合向之部同北京留守相視時范紙仁復為右 知大河宜閉北行東乞下都水監相度于是吳安持復 州過楊家淺口復渡見水之趨北者纔十之二三然後 口開青豐口以東雞爪河分殺水勢呂大防以其與 則平流在北京恩州界為害愈甚乞塞梁村口縷 枝斷絕然東西未有提岸若漲水稍大必披難漫 張

多好四周全書

大臣四年白 禹之治水自其北抵滄棣始播為九河以其近海無患 為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 之稱之言日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 運 與蘇轍力以為不可遂降旨令都水監與本路安撫 河徙之常勢而有司置婦創約横截河流回河不成 也今河自横隴六塔商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盖 月也是時轉運使趙偁深不以為然提刑上官均頗 一提刑司共議可則行之有異議速以聞紹聖元年 . 行水金鑑 も 凶 助

等限濟澶淵故道以備派水大名安撫使許將言度今 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 為害益廣若直閉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 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 被隄為患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 之利若舍故道止從北流則慮河下已湮而上流横潰 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内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 未見其能就功也請開嚴村河門修平鄉鉅鹿婦焦家

大三百巨之五百 按視逐司議論未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望專 史郭知章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遏近日遣使 保 同 可以保其無害許 都 明聞奏即有未便亦具利害來上三月癸酉監察御 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 如章之意與許不此分 流生靈、不此分 流生靈 水監及鄭佑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官具圖 将其被章 同利害為 未傳 改同 持殿 趣史 將時 言黃 可侍 者已不可遏順宗親政上言大 之前東部令吳安持 亥呂大 而河

金月口尼白書 後不得復議回河閉口盖採用漢人之論俟其泛濫自 議累年先帝歎曰神禹復生不能回此河矣乃敕自今 罷相六月右正言張商英奏言元豐問河決南宮口講 柳凡八年而無尺寸之效乃遷安持太僕卿王宗望代 都水使者委以東流之事京東河北五百里內差夫五 定也元祐初文彦博呂大防以前敕非是板吳安持為 之宗望至則劉奉世猶以彦博大防餘意力主東流以 百里外出錢僱夫及支借常平倉司錢買梢草斬伐榆

九三日 自己的 月辛丑廣武婦危急部王宗望亟往救護壬寅帝謂輔 河以來公私費錢糧梢草依仁宗朝六塔河施行會七 水而待水落乃可以與工耶乞遣使按驗虚實取索回 降水落興工矣朝廷咫尺不應九年為水官敝欺如此 臣曰廣武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已遣中使 九年之內年年礬山水漲霜降水落豈獨今年始有漲 口以泄水矣前議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令則云俟霜 梁村口在納大河今則梁村口淤凝而開沙堤兩處決 行水金鑑 九

一岸今雨止河必減落已下水官與洛口官同行按視為 簽堤及去北岸城灘令河順直則無患矣八月丙子權 金罗巴尼西雪 堤工力浩大乞下各屬官司躬往相度保明從之十月 步處地形稍高自鞏縣東七里店至見今洛口約不滿 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引導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 工部侍郎吳安持等言廣武婦危急刷塌堤身二千餘 視之輔臣出圖狀以奏曰此由黄河北岸生灘水趣南 功甚微王宗望行視并開井筒各稱利便外其南築大

患又自嚴村下至海口補築新信堤防增修疏濟河道 塞築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東還故道以除 來聖明獨斷致此成績語宗望等具析修閉北流部役 之於淺者雖盛夏漲潦不至壅決望付史官紀紹聖以 極大頻年紛争國論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自奉記 次足口車戶馬 官等功力等第以聞然是時東流堤防未及繕固瀬 九月上禀成真自閩村下至栲栳堤七節河門並皆閉 行水金鑑

丁酉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豐潰決以來東北两流利害

多被水患流民入京師往往泊御廊及僧舍部給券諭 金げせたと言言 家河仍令所屬先次計度合增修一十一場所用工料 澶州故道分减漲水按澶州本是河行舊道頃年曾乞 令還本土以就振濟已酉安持又言準朝旨相度開濟 記令都水監候來年将及漲水月分先具利害以聞矣 丑三省樞密院言元豊八年知澶州王令圖議乞修復 開修時以東西地形高仰未可與工欲乞且行疏導燕 河故道元祐四年都水使者吳安持因舒南宫等帰 卷十三

黄下埽閉斷北流然至漲水之時猶有三分水勢而上 危急遂就孫村口為回河之策及梁村進約東流孫村 道不惟舊堤損缺怯薄而嚴村新堤亦恐未易枝梧東 高水行不快既閉斷北流將來盛夏大河漲水全歸故 等奏大河自閉塞閥村而下及創築新堤七十餘里盡 流諸婦已多危急下至將陵婦決壞民田近又據宗望 ノ・ンーニ シャー 閉北流全河之水東還故道令訪聞東流向下地形已 口窄狹德清軍等處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等雖干內 行水金盟 Ī

京城上流諸處婦岸慮有壅滞衝決之患不可不豫為 故道止宜修緝堤埽防将來衝決而已近聞王宗望李 修疏溶不致壅滞衝決丙辰張商英又言今年已閉北 祐 舒兵四库全書 緣開澶州故道若不與今東流底平則纔經水落立見 仲却欲開澶州故道以分水吳安持乞候派水前相度 流都水監長貳交章稱賀或乞付史官則是河水已歸 經畫站權工部侍郎吳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監丞郭 同北外監丞司自闞村而下直至海口逐一 卷十三 相視增

監司及經歷河事之人與水官請都堂及覆詰難務 六年水官賈種民各有河議乞取索照會召前後本路 後說那財民力何以支持訪聞先朝水官孫民先元祐 見更欲延至明年乃是校東三穴自為潛身之計非 心為國事也况立春漸近調夫如是時不早定議又留 今來漲水各至澶州德清軍界安持首尾九年 這得不 淤塞若與底平則從初自合閉口回河何用九年費財 動衆安持稱候漲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談前來漲水弁 取

大三口巨人去

1

行水金鑑

主

金只四周至書 為北外都水丞元祐中大臣議復河故道召孝廣問之 岸孝廣按河隄得廢渡口遺迹曰此昔人所以殺水勢 言不可出通判保州久之復為都水及入為水部員外 好澶滑深瀛之害遷都水使者洛水頻歲溢涌浸酱北 至當經久可行定議歸一庶免以有限之財事無涯之 也 功 宋史河 渠志 即日復決之累石為防自是無水患提點永與路刑 河決內黃記孝廣行視遂疏蘇村鑿鉅野導河北流 是年河入德清軍決內黃口宗史哲自孝廣

汉色日東 全售 之合點與同時監司上議以北流為便御史郭知章復 达] 北流者勞費甚大明年復決而北竟不能使之東 從東流于是作東西馬頭約水復故道為長堤壅河 默 不復塞縱之北流元祐議臣以為東流便水官逐與 孝廣傳馬點為河北都轉運使初元豐間河決小吳 1 行水金鑑 主

T.CENERS.	T 10 7 1 1 1 1	Average of the contract	aber about a no	and the second	ancidor carre	333
行水金鑑卷十三						金号四屋百里
卷上			i i			
						卷十三

年東流遂斷 欠こうほととう 宋哲宗紹聖元年冬十月丁酉河北流十二月已 宋哲宗紹聖二年秋七月庚戌河北流漲沒民田鷹遣 欽定四庫全書 決溢浸名磁等州令計置埋塞宋史哲宗本 行水金 鑑卷十四 河水 絕二 行水金鑑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東流而北 流 闸 10 至 是河竟 丑漳河

岸數十步以驗其可否黃流湍悍後人多死一方甚病功不 多分四月全書 宋哲宗元符元年澶州河溢冬十月丁酉以河北京東 宋哲宗元符二年二月乙亥北外都水丞李偉言相度 宋史河 振之宗本紀七月戊午記沿黄河州軍河防決溢並即申奏 河溢遣官振邱宋史哲 可成而使者申前說愈力文雅條别利害罷其後東史謝 河門乗此水勢衰弱並先修閉各立蛾眉埽鎮壓 給聖末都水使者議建廣武四婦石岸朝廷命先治 卷十四

成部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其以河事付轉運司責州縣 李仲李偉之罪投之遠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韶可 共力救護院岸辛五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鄭 河官和催三月丁已偉又乞於澶州之南大河身內開 乞次於河北京東兩路差正夫三萬人其他夫數令修 志 六月久雨河北大水河溢漂人民壞廬合守走 五河 果六月久雨河北大水河溢漂人民壞廬合守史五 之患並從之六月末河決內黃口東流逐斷絕八月甲 小河一道以待漲水紹解大吳口下注北京一帶向著

欠三百百二十

A

行水金鑑

年宗本紀 金月四月全書 十二月壬辰韶河北黄河退灘地聽民耕墾免租稅三 其之患熙寧二年從宋昌言程的議開二股以導東 先是治平二年始命都水監浚二股五股河以舒恩 其貫御河五年二股 河成深十一尺廣四百尺而新 修二股上流四年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決下屬恩 大名恩德滄永静五州軍境三年令河北轉運司開 流裁及六分而北流閉河自其南四十里東決氾濫 卷十

欠回回自己的 復将來更不修閉元祐中復議回河久之不決而 澶州小吳婦大決河復注御河記東流已填於不 年大決於澶州之曹村今在開河道南徙東滙于梁 淵于第四第五婦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十 **限決口亦塞又以水或横決散漫常虞過壅命范子** 山張澤樂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 河 十萬頃元豐元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婦曰靈平四年 人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濟軍齊尤甚壞田逾三 Ų 行水金鑑

金牙四月百十 勢十分北流其共力救護限岸是後不復開二股矣 漳水故禹 河也清河行漳水之南大河故瀆之北去 時矣為當日計但能于魏恩其滄之境寬立限防約 禹河最近治河者欲復禹舊迹莫如導黄河入白溝 被水患元符二年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詔大河水 聖初吳安持李偉卒行之然東流堤防未固瀕河多 廣深此誠千載 一遇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在此 以人力為之其可也而况商胡自决北流通快海口 卷十四

... 1 ... 大畧謂河尾北向恐入契丹之地則其界踰 故演帝爱惜民力亦其之許也哲宗即位復議回 流而神宗之意怠矣王安石委任程昉范子淵濟 得 之把幾于以河為戲陳祐甫援李垂之策請復西 回 攔水勢疏其壅積遏其衝要則此河雖不逮禹功 必為橋梁守以州 河使東六塔既敗二股更與至元豐四年河又 比王景之所治千年可以無患而朝議紛紜必欲 郡中國全失險阻而蘇轍 丁人自监 Ð 河而 駮 楢 南 河 河 扎 111

舒定庫全書 足論元符二年河復決而北地勢可知而建中靖國 斷比口盖借河事以伸其紹述之說意不在河更無 北界是亦足以解其感已而紹聖諸臣力主東流閉 初猶有獻東流之議者蜩轉沸羹一唱百和自慶歷 以為契丹之河南注于海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 加以朝夕海潮往來渲蕩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 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范百禄亦云界河向去深 以來五十餘年凡餐言盈庭之日皆坐失機會之日 卷十四

專功提舉河事商英復陳五事一日行古沙河口二 啼也三月乃以商英為龍圖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兼 皆用登極大赦次第牽復中書舍人張商英繳奏佑 宗哲宗元符三年正月已卯藏宗即位鄭佑吳安持董 昨主回河皆違神宗北流之意不聽商英又害論水官 其人治河當行其所無事一用堤障猶塞兒口止 化為平陸豈不惜哉 也卒委其地于金源氏而河益南徙濟滑汲胙之間 7 ... 1.1. 錐点 丁水金監 指貢 其 等 日

御 流 **整木亦不免父老遮道泣宗武入府白罷之徽宗即** 多块四库全書 為 商英母治河止釐本職其因河事差辟官吏並罷復 復平恩四掃三日引大 河 外都水丞司 大要欲隨地勢疏濟入海會四月河決蘇村七月 秘書丞宗史 河間令值河溢 西院而開東堤之積五日開木門口泄徒駭 渠宋 增提護城吏奉兵五百伐材近郊 史 河 宗武第進士韓忠彦鎮瀛州 卷行 河自古漳河浮河入海四日 四: 河 築 謟 骓

惜國用力建東流之議當洪流中立馬頭設鋸齒梢勢 **譎謀異計欲立竒功以邀厚賞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 河為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 者魯君貺同北外丞司經度之于是左正言任伯雨奏 後来全河漫流今已於高三四尺宜立西堤部都水使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春尚書省言自去夏蘇村派水 如本朝而狗衆人偏見欲屈大河之勢以從人者莫甚 于近世臣不敢遠引祇如元祐末年小吳決溢議者乃 ĭ 厅水金蠹

昔禹之治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當不因其變以導 欽定四庫全書 必 之盖河流混濁泥沙相半流行既久迤灑淤澱則久 材木耗费百倍力遏水勢使之東注陵虛駕空非特 決潰又復北流此非堤防之不固亦理勢之必至也 制哉為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堤防約欄水勢 決者勢不能變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亦安可以 上而已增堤益防惴惴恐決澄沙淤泥久益高 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殿塘泊亦祇宜因塘 卷十四分 而

之道也宗史 勢不可改設若與工公私徒耗殆非利民之舉實自困 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 宋崇寧二年岳飛生未彌月河決內黄水暴至母姚 勢窘急固不可為抑亦自高注下湍流奔猛潰決未 之 之岸增設堤防乃為長策風聞近日又有議者獻東流 西飛 計不獨比年災傷居民流散公私匱竭百無一有事 二年癸未乃飛飛年三十九逆 ブート ここ 河 八所生之年也之數 至徽宗崇 行水金蘭 死於紹典十 年按 抱

金定四庫全書 宋徽宗崇寧四年二月工部言乞修蘇村等處運糧河 則無壅遏之患的開修直河以殺水勢果走河 決不可得况西山積水勢必欲下各因其勢而順導之 視恩州之北河流次第大抵水性無有不下引之就高 衡水縣乃達于龔又北渡河過遠來鎮及分遣屬係相 堤為正堤以支漲水較修棄堤直堤可減工四十四萬 宋徽宗崇寧三年十月臣僚言昨奉韶措置大河即由 西路歷公邊州軍回至武強縣循河堤至深州又北 人 卷十四1

聖置官兵守護之八月 時既副提宗史河杜常崇室 料七十 宋徽宗崇寧五年二月部滑州繋浮橋于北岸仍築城 備漲水是歲大河安流渠走河 中至工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河陽軍大河決直 **公邊塘漈萬** 西 西 山諸水在深州武強瀛州樂壽埽俯瞰雄霸莫州 ĭ 一婦勢危甚常親護役徙處婦上婦潰水溢及常坐 、萬有奇從之閨二月尚書省言大河北流 一次溢為害甚大部增二埽堤及儲蓄 厅水金雕 州

**欽
定
匹
庫
全
書** 里八十有七用緡錢八九萬異時成功可免河防之憂 月工部員外郎趙霆言南北兩丞司合開直河者凡為 千餘工用人夫三千五百八十二凡 百四十步面闊八十尺底闊五丈深七尺計役十萬七 河至第十五鋪以分減水勢有司言河身當長三千四 宋徽宗大觀元年二月部於陽武上帰第五鋪開修直 而省久遠之費詔從之 而止於是役人盡力河流遂退郡賴以安常學社 渠志 是年京東水河溢線宗史 卷十四: 月畢從之十

とこうう 宋徽宗大觀二年五月霆上免夫之議大畧謂黄河 其相度條畫以聞丙申邢州言河決陷鉅應縣記選縣 **令春滑州魚池埽合起夫役當令送免夫之直用以買** 紀是年夏大水河北京西河溢漂湖民户行志 調春夫並依此例立為永法詔曰河防夫工歲役十萬 ,增贴掃岸比之調夫反有贏餘乞詔有司應提婦 河之民困于調發可上戶出錢免夫下戶出力充役 人夫修築婦岸每歲春首騷動數路常至敗家破産 1.1.5 行水金鑑 調 台

壞信都南宮兩縣 緊急 是年八月辛巳邢州河水溢 諸水至清州獨流岩三义口入海雖深得保固形勝之 剑兵四库全書 能敵若不遇有損缺逐旋增修即又至聚壞使與塘水 策而歲月度久侵犯塘堤衝壞道路齧損城告臣奉部 者吳玠言自元豐間小吳口決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 相通于邊防非計也乞降旨修葺從之庚寅冀州 修治院防禦捍漲溢然築八尺之提當九河之尾恐不 于高地又以趙州隆平下濕亦遷之六月已卯都水使 卷十四 河 溢

ハくこう シュー・トラ 宋徽宗大觀三年六月真軍其州河水溢宗本紀是年 111 壞民廬舎復被水者家宗本紀是年秋黄河決陷沒 宋徽宗政和四年十一月都水使者孟昌齡言今歲夏 八月韶沈純誠開兎源河兎源在廣武埽對岸分減埽 鉅鹿縣宋史 是年河決清河淮安 派水也深走河 漲水河流上下並行中道滑州浮橋不勞解拆大省 五 行水金鑑

歲費的許稱質官吏推恩有差昌齡又獻議導河大任 多丘四库全書 易會不十餘里間且地勢低下可以成河倚山可為馬 小山分為兩股而過合于下流因是三山為趾以繋浮 頭又有中潬正如河陽若引使穿大伾大山及東北二 **伾山之東亦止不過十里耳視地形水勢東西相直徑** 而 梁省費數十百倍可寬河朔諸路之役朝廷喜而從之 可置永遠浮橋謂河流自大伾之東而來直大伾山西 止數里方回南東轉而過復折北而東則又直至大 卷十四

音于河北京東京西路其畧曰鑿山曬渠循九河既道 之迹為梁跨趾成萬世永賴之功役不喻時慮無愆素 憫之宜推在宥之恩 仍廣蠲除之惠應開河官吏令提 言朔野爰暨近畿右鋪繁與新芻轉徙民亦勞止朕甚 宋徽宗政和五年置提舉修繫永橋所六月癸丑降德 人絕往来之阻地無南北之殊靈祇懷柔熬庶呼舞眷 史 所具功力等第聞奏又記居山至大伾山浮橋屬溶 河 行水金鑑

たれつら かむ

州者賜名天成橋大伾山至汶子山浮橋屬滑州者賜 注成巨樂云是月昌數選工部侍郎八月己亥都水監 往往泛溢近砦民夫多被漂溺因亦及通利軍其後遂 名荣光橋俄改榮光曰聖功七月庚辰御製橋名磨崖 言大河以就三山通流正在通利之東慮水溢為患乞 以刻之方河之開也水流錐通然湍激猛暴遇山稍 移軍城于大伾山居山之間以就高仰從之十月丁已 書省言冀州東強掃決知州辛昌宗武臣不諳河 隘

剑员四周全書

炎足口戶心島 免決溢之患今漫水行流多酸鹵及積水之地又不犯 東堤上下二百餘里必須盡行增築與水争力未能全 大河從之乙亥臣僚言禹跡湮沒于數千載之遠陛 上恩州之地水堤為始增補循堤接續御河東岸簽 州軍止經數縣地分迤邐纏御河歸約黃河欲自決 上埽決口其費不貲兼冬深難施人力縱使極力修閉 |經漲淤灘面已高致河流傾側東岸令若修閉棗強 以王仲元代之十一月两寅都水使者孟揆言大 ***** 行水金銀 合 口

视 金罗四月白雪 神 向著隨為堤防益加增固每遇漲水水官漕臣不輟 山為梁天造地設威示南北度越前古歲無解繫之費 宗徽宗政和七年五月丁巳臣僚言恩州寧化鎮大 河之民愁国不聊生而京倘然自以為稷契周召也宗果 伾三山創天成聖功二橋大與工役無慮四十萬 两 部付昌於亲史 無病涉之患大功既成願申飭有司以日繼月視 智獨運一旦與復導河三山長堤盤固横截巨浸依 河蔡京任孟昌龄為都水使者鑿 京傅 河 啊 :III 終

南 同該從之六月矣酉都水使者孟揚言舊河陽南北兩 水透堤甚多近鎮居民例皆移避方秋夏之交時雨霈 河分流立中潭繋浮梁項緣北 こうはんいよう 損壞欲措置開修北河如舊修縣南北兩橋從之 亦恐妨阻大名河間諸州往來邊路乞付有司貼築 側地勢低下正當灣流衝激之處歲久堤岸怯薄 河修繫 失堤防則不惟東流莫測所向 橋因此 河項窄狭水勢衝激每遇漲水 行水金鑑 河淤殿水不通行止于 隅生靈所係甚 土

版民死者百餘萬行志五 金兵四月全書 劾之恪不為動益治水水去城得全部書褒美進龍 惡船當以備緩急滄為極邊兵非有旨不敢遣昌齡怒 恪乗城放 督其工料宗史河 恪治之或請決南限以紓宮城之患恪曰水派隄壞此 閣待制知揚州召拜户部侍郎京師暴水至汴且溢 丁未詔楊專一 理都水盂昌数移檄索船與兵恪報水勢方 措置而令河陽守臣王序管辦錢糧 是年瀛滄州河決滄州城不沒者三 唐恪知滄州河決水犯城 四, 付 圖

「こくこう」 こくことう 帝勞之曰宗廟社稷獲安卿之力也恪再拜因上疏言 水陰類也至犯宮闕天其或者以陰盛之珍做告陛 源委求所以利導之乃決金隄注之河決句水平入對 無 宋徽宗重和元年三月已亥韶涓州旛州界萬年堤全 樞本事中書侍郎金人逼百官立張邦昌令吳开莫 願垂意時事益做天戒宣和初遷尚書靖康初拜 可奈何今決而浸之是魚鼈吾民也亟乗小舟相 入城取推戴狀恪既書名仰樂而死 行水食鑑 恪宗 唐 十四四 同 下

籍 金兵匹 置 孟 志河 Ú 孫務與 回護是秋 州 林木固設堤岸其廣行種 州城正二三里其令都水使者同漕臣河陽守臣 爾四旬提以不壞治 河海其南當積 **站贈朝散大夫** 河陽縣第 庫全書 袓 知 炳 廣武婦危急部內侍王仍 開 埽 封陽武縣武古博浪沙地土脈脆惡 雨泛溢埽具潰與祖 自春以來河勢湍猛侵臨民田 典宗 祖史 為畿邑最使者交薦之靖 傳薪 植以 壯 地勢五月甲辰 躬救護露宿其 相度措置 康 措 迫 詺 史宋 初

德昭格神祇順助望宣付史館部送秘書省十二月開 次にの事を書 五埽今歲漲水之後岸下一例生難河行中道實由聖 易樂過近降部旨令就書定港灣對開直河方議開鑿 事至滑州韓村婦檢視河流衝至寸金潭其勢就下未 修克源河并直河畢工降部獎諭宗史河 忽自成直河一道寸金潭下水即安流在役之人聚首 宋徽宗宣和二年九月已卯王黼言昨孟昌齡計議河 宋徽宗宣和元年九月辛未蔡京等言南丞管下三十 W 行水金號

虞的因橋壞失職降秩者俱復之果史河 分りでた 河場是歲水壞天成聖功橋官吏行罰有差宗史 宋徽宗宣和三年六月河溢冀州信都十一 宋欽宗靖康元年二月て 仰嘆乞付史館仍即 ~宗宣和四年 **場與河渠志** 山東橋凡役工十五萬七千八百令累經漲水 1. 1. 1 異河 未決 四月壬子都水使者孟揚言奉品 百官表質從之 知恩 孰州 是清 御史中丞許翰言保和殿 源忠河 月河決清 宗渠 無

欠了り見いとう 萬計近輔郡縣蕭然破殘所辟官吏計金級續富商大 之與主超付名位不知紀極大河浮橋歲一造舟京西 梢椿之數窮竭民力聚斂金帛交結權要內侍王仍為 賈争注名牒身不在公遥分爵賞每興一 父子相繼領職二十年過惡山積妄設堤防之功多張 '民猶憚其役而昌齡道建三山之策回大河之勢頓 百年浮橋之費僅為數歲行路之觀漂沒生靈無應 Ū 行水金鑑 役乾没無數 夫

大學士孟昌齡延康殿學士孟揚龍圖閣直學士孟換

省 竓 運 謟 揆 栎 昌齡與中大夫揚換與中奉大夫三月丁及京西轉 候指置橋船畢 話並落職 一樣寬昌齡父子無以昭示天 部御史莫能鉤考陛下方將澄清朝著建立事功 司言本路歲科 不稔羣盗劫掠民力困與乞量數減放韶減八 河靖康問求道 昌齡在 取肯翰復請釣考簿書發其姦贓 河防夫三萬溝河夫一萬 外宮觀揚依舊權領都水監職事 判都水監陳留河決四 1 下望籍其姦臟以正 餘 干緣連 E 典 漕 乃

金片四月至書

四

とこううべきり 輸 故道宋史 塞治至慶歷八 四府 先是大中祥符四年河決通利軍治熱 不通京城大恐開封尹宗澤命求道治之七日河盡 北在 十東 逕清豐縣西 北逕 縣 里又北至大名府東北合永濟渠即今 館 又東北逕冠氏縣西北縣 傳陳 陷縣 東南九十 年自澶州東北三十里商胡婦決 西 恩縣分水在今東昌 行水金鑑 里府 大今如縣西有平恩故, 合永濟渠即今之衛, 一大今山東東昌府冠 大今山東東昌府冠城縣, 大谷山東東昌府冠城縣, 大谷山東東昌府冠城縣, 大台山東東昌府冠城縣, 大台山東東昌府冠城縣, 大台山東東昌府冠城縣, 大台山東東昌府冠城縣, 大台山東東昌府沿 又 合御河尋 經 而 衛河名今

多兵匹 縣西在今真宗所清河縣東市清河縣東京城故城水經注云法。 大學 人東北經宗城縣東京城縣東京城縣東京城縣東京城縣東京城縣東北經京城縣東北經東北經武城縣東北經東北經武城縣東北經東北經武城縣東北經武城縣東北經武城縣東北經武城縣東北經武城縣東北經武城縣東北經武城縣東北經武城縣東北經武城縣東北經武城 河清 旅 土 東南海 縣東北 一 年 衛 成 兵 宗 永 五 在 里 衛 成 宗 永 水 又東逕將陵縣西 水共二在十分亦河縣今縣經 西十今里東名廣東為東注 臨元 里高衛昌黃平 又為白清和縣唐河府蘆府 東清溝縣志 又

欠江口事心生 皮字字胡在縣 即南里安東分治唐縣 之記蘇今南 龍皮寧陵逕縣長屬 西談云亭河志修岡廣津縣德陵河德 图清在東永又間云縣 盖可志宗州地鎮州 河今光濟東府衛今即二縣景入置改五 自河新渠北東河為永里西祐吳故屬代 行南間法在右南在河濟两三二橋城水周 水鱼皮府衛東會一州間渠岸十年界縣静省 艦縣東河光|大百|東府|為廢|里廢|金令|軍長| 西南|在縣|河五|二景|宋堤|有入|志衛|永河 又三縣南故十十州北摩古将吳河静入 東百西二瀆里里州流然|黄陵|橋在|今馬 北七三百選水 又 之哨河今縣其為宋 無十里步|東經|東|所立|自衛|有南|河景| **大棣里** 南光注 北 經居吳河永與間祐 又縣清 逕 也人橋在濟息府元東故河東又入縣渠縣景年 溝水 又 縣清 出經 馬注 北城自光 東 又西吳分州移

金牙四 縣衛治中縣口濁府陽漬土 鼎縣西東 南河宋析南今洋滄漢出逕為分按北屋 一在改長有河篇州物馬清制水故運 |里縣|曰蘆|合間|云寰|海詳| 池 |史通|城鹽|書 有東乾魯口府衛宇即見縣 奏典在山 中家軍城鎮青潭記治後西開無今東西 山宇縣二 又 自云唐清 而 之根縣北 山記大縣 東 成形改河 北 外溝東入 岩云概地北平濟日又與引隋北海卷 孫仰三置 逕 縣渠清東 漳 魚末衛清山 時河年乾 乾 北在池北 水鹽填河河宋在升寧 寧 又清置選 合于廢在又 時見軍軍 車 東池常浮縣水海永縣東 以寧為周東北縣州陽西經百藏西北 黄縣|清置|青軍|入西|治縣|又注|姓元|二逕 |河南|州永|縣在|清三|焉故|東清|歌年|十南 |所十|今安南今河十即城北河其薛里皮 |經步|為縣|唐河|謂里|今西|浮自|利大|與縣 呼是青為乾間之水河按水浮 又 交故 為也縣軍寧府合經問浮故陽 東 河城

津小清水東軍十白縣河海海 至 據碣 廚 亦直縣西為北里河西即縣泉 以石 宗治来南三百九其北易北州地為或 清入經自义二城行合海按今 口 禹鍋 州于衛静口十志界衛治静順 貢銘 ▼地海北海盖里云河河巨海天 干 之其 也天其縣即即就者入馬縣府海 码上 以流来天此寧唯海三本寶海水石元 今清經津地軍潭塘水宗城沈經大王 行 水 與 至衛衛也有衛際所清縣又注夢充 地衛北東劈獨耳既會州也東清 鑑 耘 東其北地流獨與自地漂經河 又 |北流|之口|北流|文順|縣榆|漂東| 開 而濁三在獨口安天境城 榆北 11 逕獨流 州合潞公静流在大府有在邑至 大 流水河海東静城文界令故泉 名 又西志縣二海之安河河城州元 東北云東岩縣水縣亦間南縣 U 城南自漳北俱北多流曰府入北 义 属並出武衛又在二入經潮静于入

動员四周全書 思縣雪 縣界中皆宋時黄河北流之所經 名直 後數歲為元符二年已卯東流斷絕河竟北流盖自 州青縣静海天津 平直 二歲為元豐四年辛酉河復北流哲宗紹聖初 府隸 歲為神宗熙寧二年已酉尊東流而 府隷 鹰 昌廟府東 冠縣館陶 夏津武城 德州 濟屬 北並 昌並 邹 南山 接屬府東 府屬 縣臨清 呉 東 順河 四 ·養強屬血清 東昌府山 橋景州東光南皮交河 天間 府府 大青 城縣 也商胡決後二 静 府故城 東威縣 寳 北 坻海 流閉 界 津 諸 又 又 閉 州 倉 府隸屬並

次定以東於皆 寧三年臣僚言奉部措置大河由西路歷沿邊州軍 豐五年河溢永静軍阜城下埽元祐五年南宫等五 兼混入漳水河渠志熙寧元年河溢瀛州樂壽埽元 流入海凡一百四十六歲 北流初行永濟渠其後 宋光宗之紹熙五年而河決陽武出昨城南南北分 回至武強縣循河限至深州又北下衡水乃建于其 掃危急部固設 給聖元年趙何請修平鄉鉅鹿掃崇 仁宗處歷八年戊子下逮金章宗明昌五年甲寅實 行水金鑑 干

重りに 滋之害此北流混入潭水之明殿也今廣平府曲 陷 增二婦限及儲蓄以備漲水大觀元年邢州言河 四年尚書省言大河北流合西山諸水在深州武 等縣皆漳水之所經御 信都今按卓城平鄉鉅鹿武強衛水樂壽信都南宮 還之又強州河溢壞信都南官兩縣宣和二年河溢 鉅鹿縣的徒縣于高地又以趙州隆平縣下濕亦 たる音 州樂壽埽俯瞰雄霸莫州萬一決溢為害甚大詔 卷十 河不入其界而屢被大河決 強

やこうき たれう 者則自豪強之御河決而北既寧元年河決冀州東 豊中北流決入漳水遂為大河之所經又清河縣 強婦北注藏政和五年孟揆言若修閉豪強上帰 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即其事矣其在阜城樂壽 有黄河改道北入南宫界盖自宗城清河二縣之 口其費不貲是也然北流雖混入漳水仍自兩行其 河決入趙稱言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黄皆 平鄉廣宗鉅鹿縣界中並有黃河故道縣志云宋元 Ŋ 行水金鑑 主 御 西

金员四月全重 趨獨流口入海 廢永濟之故道浮河 流 **今潮故又** 所 引大河自古漳 下流至清池縣西還與之合故凝宗即位 屢 鹽汐城東 稱 浮水 决 山往南逕 縣来又章 而 東日東武 故 西 一導全 漬 北再北縣 極 今逕故 也 河浮河入海盖欲導全河以入漳 一其通 河 溝漢城縣洪 入漳尤, 里無武又界水 即 巷 復望東東注 浮 利 有 凼 武有海逻北云 水 而 合于禹迹但 帝 水臺篋逕浮 在 顧 今倉 欲 又山高水 、改從久於之浮 東北城首 地 州東南 勢東高西 注又縣受 于東之清 河由界 海北宛河 張高英議 水經 應運鄉于 **的柳城浮** 下 日縣北陽 注 河 北 而

てこうこうこう 東流卒由篤馬河入海盖計謨遠猶雖為人所格 故寫馬河行五百餘里入海是也許商阻之而宋 天必從之屈於一時伸於萬世惟其言之當於理 禹河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賈讓請決黎陽遮害亭放 河入海之路宜近不宜遠孫禁議決平原金限令入 河使北入海是也時不見用而宋之北流實行其道 至鹽山縣界入海殊為多事商英亦非知水者也 宋君臣論治河往往有格言熙寧五年神宗 行水金鑑 主 而 而

金兵四 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此 城邑以避之乎歐陽修曰河本泥沙無不於之理 趜 言也然施之于商胡北流適得其宜若地平土疏 常先下流水行漸整乃決上流低處故大河已棄之 溢 無所較聽其所趨如何元豐四年又謂輔臣曰水性 執政曰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東或西若利害 四出 下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 全書 所占不止一河之地者豈亦當順水所 卷十 四 向 向

へんし こう しょう 轍曰黄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凝既無東西皆急 見必不可復但北流實為利便不當更事横雕耳蘇 塞之河復北行二渠河侵汴濟注淮泗六十餘年而 無害但不可令指大如股耳張商英曰治河當行其 股即唐之馬頻以此為枝渠受河水十之一二亦自 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此格言也然吾觀宋之二 王景治之仍由干垂入海今横雕之徙裁二十年安 道自古難復此格言也然勢子決二十餘歲而武帝 行水金鑑 主

多好四庫全書 岩 妨因其勢而利導之若注鉅野通淮四安得不反之 變以道之此格言也然必如北流之合于禹迹者不 賈讓然讓意謂正道常流不可做戰國為之曲防 雨曰昔禹之行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皆不因其 所無事一用隄障猶塞兒口止其啼此格言也語出 '則全局皆空古今經驗之方而庸醫誤用之則殺 衝激之處潰溢可處非增早培薄何以禦之任 北邪此數說者譬如实者必勝之著而低手混施 卷十四 伯 耳

宗本紀 たこり自いよう 塞或無事或有事或小有事或大有事神而明之存 無算是故治河之道或新或舊或合或分或通或 以建炎二年冬杜充決黃河自四入淮以阻金兵 為非其人則必有害孟子所以惡執一也貢 行水金號 盂

7	THE STATE OF THE S	L FORM	1			
行						
行水金鑑卷十四						
錫						
卷						
1						
- I)			
				i		
				:		
					:	
					!	

欽定四庫全書行水金監卷十八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刑部即中 許心棒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緣

校對官庶吉直吳裕德 騰母監生臣沈希曾

琪

DE LA .行水金鑑 設官置屬以主其事沿河 九在河北原志 河遂盡入金境數十 於單州之境九年正月朝廷遣都水監梁肅往視之河 重分正居 台門 金世宗大定八年六月河決季固渡水潰曹州城分流 見歸正人說盖其時河當南流尋復歸北也馬員 自後中原多事後來南流金人亦多事近來又北流 隆與之前可知矣朱子語録一條云元豐間河北流 國信使見完成孝宗隆與之元二即金世宗之大定 三年四年也時濟州城下僅有剩水則河離濟滑在 河刺水也又按宋史隆與再請和以成大充金祈請

此也又沿河數州之地縣與大役人心動摇恐宋人来間 山東河非皆被其害不若李固南築股以防決溢為便尚 構為邊患而肅亦言新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若塞新 縱能塞之他日霖潦亦將潰決則山東河患又非曹軍 害農田無幾令欲河復改道不惟大費工役又卒難成功 能受水故也令曹單雖被其患而两州本以水利為生所 河則二水復合為一如遇漲溢南決則害於南京北決則

南統軍使宗室宗叙言大河所以決溢者以河道積於不

とこうるとう

行水金级

參朝政儿類此者皆當草其獎擇所利而行之集志河 意朕每念百姓儿有差調更互為姦若不早計而迫期徵 書省以間上從之宗我深肅三月拜宗我為參知政事上 金世宗大定十一年河決王村南京孟衛州界多被其 紋則民增十倍之皆然其所徵之物或委積經年至腐朽 諭之曰卿昨為河南統軍時嘗言黄河隄埽利害甚合朕 不可復用便吾民數十萬之財皆為棄物此害非細鄉既 深忘 金史河

多灾四库全書

東明等縣孟衛等州增築限岸日役夫萬一千期以六 福 金世宗大定十三年三月以尚書省請修孟津滎澤崇 哩 邈監護工作 集志 とこうる たれう 渠 行其勢甚大可自河陰廣武山循河而東至原武陽武 金世宗大定十二年正月尚書省奏檢視官言水東南 亦之河 埽堤以備水患上乃命雄武以下八埽並以類從事 日畢部遣太府少監張九思同知南京留守事赫舎 行水金鑑

多定四庫全書 書省奏修築河限日役夫一萬一千五百以六十日畢 志河 渠 言乞專設婦官十九年九月乃設京埽巡河官一員 南京留守事高蘇董役先是祥符縣陳橋鎮之東至陳 留潘岡黃河院道四十餘里以縣官攝其事南京有司 金世宗大定十七年秋七月大雨河決白溝十二月尚 人力之半餘聽發民夫以尚書工部即中張大節同知 工部以十八年二月一日餐六百里內軍夫并取職官 卷十五

埽 七十九萬六千餘日役夫二萬四千餘期以七十日 秋 霖原暴漲遂失故道勢益南行宰臣以聞乃自衛 工遂於歸德府 夫之地與免令 世宗大定二十年河決衛州及延津京東場瀰漫 歸德府檢視官南京副留守舒穆縣者言河水因 ううこ ときう 下接歸德府南 金 五史 剏 年稅賦二十一年十月以河移故道 北兩岸增築限以提為怒計工一 河 設 巡河官一員婦兵二百人且部 河決於衛横流而東滄境有九 行水金鑑 耶 頻 百 44 今

都 遣户部尚書劉琛往行户部事從宜規畫點寂為蔡州 户部侍郎王寂都水少監王汝嘉馳傳措畫備樂而寂 故道大節即相宜 繕提水不為害章宗即位握中都路 民甚怨嫉上聞而惡之既而河勢泛濫及大名上于是 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八月河決衛州堤壞其城上命 視被災之民不為拯救乃專集衆以網魚取官物為事 轉運使金史張 禦使冬十月上謂宰臣曰朕聞亡宋河防一步置

到吳四母全書

五

河決於衛 欠己日臣から 皆有言者既決之後有司何故 道 餘哉尚何推排為十一月又謂宰臣曰河未決衛 張汝霖曰今推排者皆非被災之處上曰雖然必其 害者貴產皆空今復遣官於被災路分推排何 人可添設河防軍數他日又曰比聞河水泛溢民雅 是年徒衛州 也既鄰水而居豈無驚擾遷避者乎計其肯産豈有 自衛抵清滄皆被其害詔兼工部尚書往 Ą **炸城縣金史** 行水金鑑 紀世 不令朕知命詢其故 劉瑋權户部尚書 耶右 441 丞

能禦大患或守護不謹以致疎虞臨時聞奏以議賞罰 金戶四月百十 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二月御史臺言自來沿河京府 瑋齊戒禱於河功役齊舉河乃復故召還增秋 金史 州縣官坐視管內河防缺壞特不介意若令沿河京府 之或以謂天災流行非人力所能禦唯當徒民以避其 也俟秋冬之交水勢稍殺以漸與築庶幾可塞明年 縣長貳官皆于名街管勾河防事如任内規指有方 璋曰不然天生五材遞相休王今河決者土不勝水 傳劉

武汜水痛州衛陕州 鄉獲嘉徐州彭城蕭豐孟州河陽温鄭州河陰榮澤 **杞縣長垣歸德府及所屬宗城寧陵虞城河南府及孟** てこりら かきり 州嘉祥金鄉軍城四 馬睢州襄邑滕州 于是以南京府及所屬延津封丘祥符開封陳留胙 一從之仍命每歲將泛之時令工部官一員沿河檢 河中府及河東懷州河内武陟同州朝邑衛州汲 沛 府十六州長貳皆提舉河防事四 閿 單州單父解州平陸開州濮陽 鄉湖城靈實曹州濟陰滑州 行水金鑑 濟 白

復業者甚眾且南使驛道館合所在向以不為水備 築蘇門遷其州治至二十八年水息居民稍還皆不樂 自今河防官司怠慢失備者皆重抵以罪金史河 省數倍不若從其民情修治舊城為便乃不遷州仍 故被害若但修其限之薄缺者可以無虞比之遷治所 遷于是遣大理少卿康元酚按視之元酚還奏舊州民 十四縣令佐皆管勾河防事初衛州為河水所壞命增 一月甲寅部河水泛溢農夫被災者與免差稅 是

金兵四月

住書

卷十

城為河所壞增築蘇門以寓州治水既退民不樂遷欲復 曹濮問瀕水者多墊弱朝廷遣元弼往視相其地如盎 人こうう いりう 衛懷孟鄭四州塞河勞役并免今年差稅金史世河決 原曹人賴馬出為弘州刺史閱歲授大理少卿先是衛 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五月河溢于曹州小堤之北六 而城在盘中水易為害請命于朝以徒之卒改築于 衛子是遣元弼按視還言治故城便遂復其舊金史 行水金監

命彰化軍節度使內族裔都水少監大懿壽提控五百 兵軍夫外有四百三十餘萬工當用民夫遂部命去役 矣十二月工部言營築河堤用工六百八萬餘就用帰 字如此精滞水事最急功不可緩稍緩時項則難固護 科之每工錢百五十文外日支官錢五十文米升半仍 所五百里州府差顧於不差夫之地均徵顧錢驗物力 月上諭旨有司曰此 聞五月二十八日河溢而所報文 人往来彈壓先是河南路提刑司言沿河居民多困乏

金兵四库全書

卷十五

という 一日 ノントラ 用之物農除均科則易輸納自今堤場與工乞合本監 科新豪十八萬餘東既而又配四萬四千是皆常歲必 夫懼不及程貴價買土一隊之間多至千貫又許州 月分為三限輸納為便部尚書省詳議以聞無忠河 以實計度量一歲所用物料驗數折稅或令和買于冬 春築堤都水監初料取土甚近及其興工乃遠數倍 埽岩土功從實計料薪豪椿代以時徵斂亦復何難今 逃移盖以河防差役煩重故也竊惟禦水患者不過 行水金鑑

與工役先量負土遠近增築高甲定功立限榜前使 璣為户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世宗謂宰相曰璣言河 金章宗明昌元年春正月尚書省奏臣等以為自今凡 等議其可者行之推維州刺史強專到 **堤種柳可省每歲限防之費及言官錢利害甚可取** 銀片四周全書 多寡移報轉運司計置于冬三月分限輸納如水勢 知無令増加力役并河防所用物色委都水監每歳 八月以前先拘籍舊貯物外實闕之數及次年春工 卿

丞初 アスミョョ 金章宗明昌四年六月河決衛州魏清滄皆被害鱼 常夏秋暴漲危急則用相隣婦分防備之物不足則 作有程而河不失備制可之 依稅內科折他物更為增價當官支付違者並論如 于所近州縣和買然復慮人户道途泥淖艱于運納 也履日春秋止是魯史所以鮮及他國事鱼更行 令所屬提刑司正官一員馳 河決曹州帝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河決 ことう 行水金鑑 渠金史 驛監視體完如此則 河伊喇履進尚書 扎 行史

宜創起月提臣等以為宜從所言其本監官皆以語練 恐亦有可以歸納排瀹之處乞委官視之濟北婦以北 南岸舊有分流河口如可疏導足泄其勢及長堤以北 如大河南北必不能開挑歸納其月堤宜依所料與修 河防故注以是職當使從汝嘉等同往相視庶免異議 | 気四月全書 一從之十二月敕都水監官提控修築黄河堤及令大 府差正千户一員部甲軍二百人彈壓勾當 月尚書省奏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等言大 金史 Ď

次足四車全世司 岸牆村決河入梁山樂故道依舊作南北兩清河分流 流其中者長至七八分北清河乃濟水故道可容三二 然北清河舊堤歲久不完當立年限增築大堤而梁 多積水恐難依元料增修長堤與創築月堤也可于 決多經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數道河水 分而已今河水趨北醫長堤而流者十餘處而堤外率 本監官講議黄河利害當以狀上言前代每遇古提南 金章宗明昌五年春正月尚書省奏都水監丞田樂同 行水金鑑

其块防索不修備恐所屯軍户亦率難徙今歲先于南 省 金りとことと言い 疏導即依上開決分為四道族見水勢隨宜料理尚書 村 故道多有屯田軍户亦宜遷徙令擬先于南岸王村宜 決緣瀕北清 兩處決提導水使長堤可以固護姑宜仍舊如不能 到河防事三年召拜尚書右丞 及令陳言人馮德劉瑋本傅明昌二年辑知大名府及令陳言人馮德以樂等所言與明昌二年劉瑋等所案視利害不同 面對亦有不合者送工部議復言若處于牆村 1 河州縣二十餘處兩岸連亘千有餘 及令陳言人馮德

樂故道分屯者亦當預為安置宰臣奏曰若遽從樂等 流堤北張彪白塔兩河間礙水軍户可使遷徙及梁山 岸延津縣堤決堤洩水其北岸長堤自白馬以下定的 たこうしいき 令計實用工物量州縣遠近以調丁夫其督趣春工官 同計議先差幹濟官兩員行户工部事覆視之同則就 三婦棄堤則不必修止決舊壓河口引導積水東南行 上並宜加功築護庶可以遏將来之患若定陷以東 擬恐既更張利害非細比召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 行水金鑑

究 名府事内族裔尚書户部即中李敬義充行户工部 以条知政事胥持國都提控又奏差德州防禦使李獻 即充今歲守漲及與本監官同議經久之利韶以知 付然知政事馬琪曰此書所言亦有可用者今以賜 可尚書戶部即中焦旭于山東當水所經州縣築護城 月上諭平章政事守貞曰王汝嘉田標專管河防此 及北清河兩岸舊有堤處别率丁夫修築亦就令講 河防之計他日上以宋間士良所述黄河利害一帙 能P 事

A. 1.

免员四周全書

罪三月行省并行户工部及都水監官各言河防利害 設無致失備及講究所以經久之計稍涉違慢當併治 去歲便當經畫今不稱職如是耶可諭古今往盡心固 Paronot Mesio 事都水監元擬于南岸王村宜村兩處開導河勢緣比 開決作一河且無所犯之城市村落又擬于北岸牆 来水勢去宜村堤稍緩唯王村岸向上數里卧捲可以 國家之重事也朕比問其曾于南岸行視否乃稱未 也 又問水決能行南岸乎又云不可知且水趣北久矣自 7 行水金鐵

言定陷以東三婦棄堤不當修止言決舊壓河口以導 率作競城提矣先所修清河舊提宜遣罷之監丞田標 牆村決注則山東州縣膏腴之地及諸鹽場必被淪 疏決水勢已寢決河入梁山樂之議水所經城邑己勸 民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况長堤已加固護復于南岸 設使修築壞堤而又吞納不盡功役至重虚固山東之 疏決依舊分作兩清河入梁山故道北清河兩岸素 小提不完復當作大提尚書省謂以黃河之水勢若于 漪

分兵四戽全書

業 **免足四年合皆** 萬工歲役五十日五年可畢此役之大古所未有况其 未當遷徙至夏秋水勢泛溢權令避之水落則當各復 今遷徙臣等所見止當堤前作木岸以備之其問居 樂言河防事上諭肯祭知政事持國曰此事不惟責 卿等同心規畫不勞朕心爾 此亦户工部之所言也上曰地之相去如此其遠彼 利害安得悉知惟委行省盡心措畫可也四月以 水入堤北張彪白塔兩河之間凡當水街屯田户 3 行水金鑑 如機所言築堤用二 須 卿 田

成否未可知就使可成恐難行也遷徙軍户四千則 為 金牙口是人言 民長久之計臣等以為武河水勢非常變易無定 形勢朕不親見難為條畫雖柳亦然丞相左丞皆不 力 今南岸两處疏決使其水趨南或可分殺其勢然水之 "難然其水時決尚不知所歸倘有潰走若何枝梧 **堤放河入梁山故道使南北兩清河分流為省費** 可集百官詳議以行百官成謂縣所言棄長堤無起 可以斟酌可以指使也况梁山際淡填已高而此 卷十 清 息 孰 如

とこうら たよう 失固該部命同知都轉運使高旭武衛軍副都指揮 斷罪的決之法凡樑所言無可用遂寢其議八月以 府運司專其用度委其任責一切同于軍期仍委執政 決陽武故堤淮封丘而東尚書省奏都水監行部官 府長官兼領之及令佐管勾河防其或怠慢已有同軍 **北入清河山東必被其害機又言乞許都水監符下** 河室狭不能衣伏兼所經州縣農民應井非一使大 控緣令監官已經添設又于外監署可多以沿河 1 行水金糕 古 ·)+\ 사

勢趨南不預經畫承留守司累報軌為遷延以至害民 七十罷職上謂宰臣曰李愈論河決事謂宜遣大臣往 經戒諭使之常切固護今王汝嘉等殊不加意既見水 省况今方横溃為害而止差小官恐失衆望自國家觀 即是故違制古私罪當的決語汝嘉等各削官兩階杖 之錐山東之地重于河南然民皆赤子何彼此之間 鈕祜禄奕同往規指尚書省奏都水監官前来有犯 以慰人心其言良是嚮處河北決措畫堤防猶當置行 裁

郵戶四

庫 全書

持國馬琪言已至光祿村周視堤口以其河水浸漫堤 亦未當有所施行問王村河口開導之月則對以四月 水勢而無經畫及其已決乃與王汝嘉一往視之而還 率民固該或申聞省部亦何不可使朕聞之徒能張皇 户部員外郎何格服濟被浸之民時行省然知政事胥 終其實六月也月日尚 無罪雖都水監官非提刑司統攝若與留守司以便宜 命祭知政事馬琪往仍許便宜從事上曰李愈不得為 マニン! 1.4.1 不知提刑司官當如是乎尋命 行水金鑑

員 護將于農附與役及凍軍工則京城不至為害 岸陷潰至十餘里外乃能取土而堤面窄狹僅可數 政事馬琪言都水外監員數冗多每事相倚或復邀公 四婦與孟陽堤道沿汴河東岸但可施功者即悉力修 地有高低流不得泄且水退新灘亦難開鑿其孟華等 人力不可施雖窮力可以暫成終當復毀而中道淤澱 論紛紜不一漿廢官事擬罷都水監據設勾當官二 又自昔選用都散巡河官止由監官辟舉皆諸司 参知

分定四库

生書

卷十五

都 繼 或有老疾避倉庫之繁行賄請託以致多不稱職擬 升 てこうき かとう 河依舊亦于諸司及丞簿廉舉人內選注並取年六 而香持國亦以為言乃從其請閏十月平章政事守 刑司你申量與升除凡河橋司使副亦擬同此選 即日罷之如守禦有方致河水安流任滿從本監及 下有精力能幹者到任一年委提刑司體察若不 巡河作從七品于應入縣令廉舉人內選注外散巡 曰馬琪指畫河防事未見功役之數加之積歲與 行水金鑑 其 稱

時平歲豐少有差役未必致此且河防之役理所當然 守貞曰宋以河決與役亦當致盗賊然多生于凶歉今 堤防救護若能成功則財力固不敢惜第恐財彈力屈 輕若恬然不顧則為害滋甚上曰無乃因是致盗賊乎 民力將困今持國復病請別遣有材幹者往議之上曰 今之當役者猶為可耳至于科徵新獨不問有無督輸 而複毀如重困何率臣對曰如盡力固護縱為害亦 切則破産業以易之恐民益困爾上曰役夫須近地

金灰四库全書

卷十五

欠足口戶心時 盡心然恐智力有所不及若别差官相度倘有竒畫亦 首擬于中道疏決以解南北兩岸之危凡計工八百七 提己填築補修水不能犯汴城自今河勢趨北來歲春 差取若遠調之民益艱苦但使津濟可也然當俟馬琪 至而後議之庚辰琪自行省還入見言孟陽河堤及汴 以所言付尚書省而治檢覆河堤并守漲官等罪有差 十餘萬可于正月終與工臣乞前期再往河上監視上 他日尚書省奏事上語及河防事馬琪奏言臣非故 行水金鑑

災今年秋稅 **脊持國進官二階翰林待制鄂屯忠孝以下三十六人** 有錯失亦不汝容無志河是年冬十月壬寅遣户部員 且諭之日汝二人皆朕所素識以故委任龔副朕意如 府火監温防權尚書工部侍郎行戶工部事修治河防 外郎何格賑河決被災人户十二月丁卯免被黄河水 未可知如適與臣策同方来與功亦庶幾稍寬朝廷憂 顧上然之命翰林待制鄂屯忠孝權尚書户部侍郎太 六年四月戊寅以修河工畢参知政事

金片正是白雪

坐前在衛州勾集妨農軍借民錢不令價由是貧富不 村假係軍民不安降寧海州刺史改清州忠孝傳 免勞民復壘石為岸十餘里民不勝其病矣改沁南軍 開東明南陽岡馬蹄孫村諸河忠孝常曰河之為患不 水監遂疏七祖佛河及王村周平道口雞爪孫家港復 佐胥持國治決河以勞進一階除河平軍節度使兼都 宗本紀第也忠孝大定二十二年進士歷雅户部侍郎金史章那也忠孝大定二十二年進士歷雅户部侍郎 一階獲嘉令王維翰以下五十六人各賜銀幣有差

大いつる から

行水金號

故致湍決按水經當疏其抗塞行所無事令若開雞 官建言黄河所以為民害者皆以河流有曲折逢隘 霖字子約東平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歷國史院編 河以殺其勢可免數婦之勞凡捲婦工物皆取於民 銀汽四库全書 便民力漸省朝廷從之遷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會 為時病乞並河提廣、樹榆柳數年後提岸既固婦材 **心連道為祖陵遂四九以前治河者皆心態態也乃此孝** 鄂也忠孝高 霖皆 恐勞民 於二者之、生好農村 金勤霖史 亦

久足日年 白佳日 里有奇以塞之山東 並帶河防自滎陽以下如南京府之延津封丘祥 先是大定二十七年令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結街 津戍守處自金明昌中河徙而汲縣之流始絕所悉 縣又北接汲縣皆有漢古堤城東南有杏園鎮為 自獲嘉縣西南四十里至新鄉縣南又東北至胙城 明昌五年河犯武城堤明年部鑿新河修石岸十 封陳留以上皆屬作城今屬衛 行水金鑑 起縣衛開長垣 四 河

金少正屋石雪を 東曹州 決陽武故堤灌封丘 州之沛兵属軍州之軍父濟州之嘉祥金鄉軍城 勢趨南不預經畫部各削階罷職盖河流至是又 府 今輝縣 雖數遷徙而汲 刑 名歸德府之永城寧陵虞城衛州之汲新鄉獲嘉 皆為沿河之地則當時河流所經亦大畧可 爝 徐州之彭城 州之白馬即今直惟州之襄邑南睢州滕徐州之彭城即今蕭豊徐州曹州之齊陰 胙之間如故追明昌五年八月 而東尚書省奏都水監官見水 ۲ 河

たいついはから 曹州濮州鄆城范縣諸州縣界中至壽張注深山樂 是歲河從自陽武而東歷延津封丘長垣蘭陽東明 東阿平陰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 是也按宋光宗紹熙五年甲寅即金章宗明昌五年 南清河并四入淮今淮安之西二十里對岸清河口 水入淮于是有南北清河之分北清河即濟水故道 分為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今大清河自東平歴 大變矣金吉甫云河至紹熙甲寅南連大野并行泗 行水金號 主

黄河却自西南貫梁山泊迤還入淮来神宗時河北 流故金人盛今却南来故其勢亦衰謂此事也時朱 蒲臺至利津縣入海者是也南派由南清河入淮 北清河自宋熙寧十年始尋經塞治至是復行其道 六十下逮元世祖至元間而河又徙自新鄉出陽武 水至清河縣入淮者是也河滙梁山樂分二派入南 泗水故道今會通河自東平歷汶上嘉祥濟寧合泗 而汲胙之流遂絕朱子語錄云因看劉樞家中原圖

金贝四周手書

C. 13 1.1.1 是咸平三年河決鄆州浮鉅野入淮四矣又先是太 濮曹耶注梁山際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矣又先 決為入淮之始非也先是天禧三年河決滑州歷澶 城入于淮矣湖而上之則漢元光三年河決濮陽豺 平與國八年河大決滑州泛澶濮曹濟東南流至彭 則東南注于淮其勢甚易印文莊以宋熙寧十年河 之南凡九十餘歲 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四矣但皆未幾即塞其歷 河一過大任而東不決則已決 行水金鑑 主

部 卿 金章宗泰和二年九月敕御史臺官河防利害初不與 多足四库全書 不下五六次或名為和買而未當還其直敕委右三部 金章宗承安元年七月敕自今沿河傍侧府州縣官雖 五年始禹 月以崔守真言黄河危急為豪物料雖云折稅每年 等事然臺官無所不問應體究者亦體完之 除者皆勿令員關 而不變至今五百餘歲河淮并為一瀆則自金明昌 指貢 渠志 金史河 卷十五 五年

衛紹王大安元年徐沛界黄河清五百餘里幾二年以 縣清强官一一酬之續令按察司體完暴之河 欠三丁自公言 是水失其性也正猶天動地静使當動者静當静者 其事記中外臨 州等處自承安二年以来所科紹賞未給價者計錢 正郭鄉御史中丞孟鑄講究以聞鄉等言大名府 如之何其為災異明矣且傳曰黄河清聖人生假 一萬九千餘貫遂命以各處見錢差能幹官同各州 洮人楊珪上書曰河性本濁而今反清 行水金鑑 主 鄭 動

在工役不勞水就下必無漂沒之患而難者若不以 道當決大河使比流德博觀滄之境今其故堤宛然 之上書其所見卓哉以故前後凡史言河清者皆不然平元年八月丁卯黄河清注云於此書見不為瑞楊、議誅之愿絕言路即記大與府鎖還本管五代史載 懼以消災變而復誇示四方臣所未喻宰相以為妖言 滄鹽瑪損國利為說必以浸没河北良田為解臣當 金宣宗貞祐三年四月單州刺史延嘉天澤言守禦之 聖人生恐不在今日又曰黄河清諸侯為天子正當成 金兵四月子言 楢 錄珪開

壞正宜耕墾收倍于常利孰大馬若失此計則河南一路 濟此守禦之大計也若曰浸民田則河徙之後於為沃 金宣宗貞祐四年三月延州刺史烏蘇充錫克言近世河 兵食不足而河北山東之民皆瓦解矣治命議之渠志 次足口事全些 狹臣竊見新鄉縣西河水可決使東北其南有舊院水 不能溢行五十餘里與清河合則由澹州大名觀州清 離故道自衛東南而流由徐邳入海以此河南之地為 河側故老言水勢散漫則淺不可以馬涉深不可以舟 2 行水金鐵 河

旦決之恐故道不容行溢而出分為數河不復可收 居民既已籍其河夫修築河堰營作成屋又使轉輸 半退足以為禦備之計進足以壯恢復之基又言南岸 糧賦役繁殷倍于他所夏秋租稅猶所未論乞減其稍 如此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諸郡亦得其 州 金グロルノニニ 則淺來易渡天寒輒凍禦備愈難此甚不可的但令 者以寬民力事下尚書省年臣謂河流東南舊矣 柳口入海此河之故道也皆有舊堤補其缺罅足矣 卷十 大三司馬八五百 量宜減南岸郡縣居民之賦役金史河 道依舊作兩清河分流未及行而八月河決竟如其 南決多經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數道 先是都水監丞田樂言黃河利害云前代每遇古 容二三分而已因欲于北岸牆村決河入梁山樂故 河水流其中者長至七八分北清河乃濟水故道可 于濟四分派入海汲胙之河遂空其去禹迹益遠矣 自宋南渡河離濟滑勢蓝趨而南至金明昌五年活 Ī 行水金鑑

宋端平元年葵知應天府南京留守盛暑行師汴限破 決水漈溢糧運不繼未幾北兵南下渡河發水肺兵多 室道旁不盡力于北流馴致此大變金何責馬無 言盖是時決勢既成縣欲因而利導之故為此議然 所之也哉金以宋為壑利河之南而不欲其北迨貞祐 前代河行淮濟未幾即塞曷當以是為正道而任其 不從盖國勢已感實無暇及此矣原其禍皆宋人築 四年延州刺史烏蘇充錫克言河之故道可復而議者

金分四月百十

Ł.	i			淌
Jonal Zinio				狗死 元年甲午
5				元宋
2				平文印档
3				午葵
3				為會金被
				金土山
				一一一
行水金鑑			1	七理
鐵				小世國之年 平
				之端
				年平
1				
孟				

行水金鐵卷十五				and the state of t
老十五				